

黨國體制與良性全球化 漸行漸遠？



一 自豪與焦慮交織的大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正迎來國慶七十周年的喜慶時刻。環顧世界，北京治下的中國引來世人羨慕之處確實不少。「東亞病夫」的枯槁身形已為活力四射、器宇軒昂的國民新形象所取代。「饑荒之國」的惡名一度遠揚海內外，近年來已為世人所遺忘。遊客所到之處，只見商品琳琅滿目，食品供應充沛。毛澤東溘然長逝後，被文化大革命浩劫摧殘到破敗、凋敝的山河，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已被煥然一新、別具匠心的基礎設施所覆蓋，展現出現代社會的效率和精緻。

沿海、沿江和沿河的不少城市出現了美輪美奐、爭妍鬥奇的鬧市景觀，綠草如茵、百花盛開的公園，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平展而宏大的廣場，車水馬龍的大道，向世界顯示着今日中國的富庶和繁榮，以及面向未來世界的先驅者的矯健身姿。四通八達的高鐵和高速公路將城市串連起來，晝夜不停地運送着巨大的人流和物流，構成一幅世人稱道的繁忙而有序的風景。龐大的國庫中不但擁有傲視全球的外匯儲備，而且獲得號稱擁有全球最全的製造、加工和出口能力的企業的強力支撐。

隨着幾百座城市崛起的，還有日益壯大、出手闊綽的中產白領階級。他們在世界上昂首闊步，自信滿滿，成為各國竭力取悅的消費新寵。中國急遽的經濟增速儘管已日益減緩，卻仍使各國嫉妒萬分。如能維持目前的增速，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指日可待。北京不失時機地推出「一帶一路」的宏大設想，又成立亞洲開發銀行，為其融資。各國政治家、金融家、投資家和商人在北京和各國首都之間不絕於途，共謀各種開發大計。中國儼然成為全球化的新旗手、貿易自由的新衛士、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導者，獲得世界注目和喝彩，亞非拉和東歐各國無不對中國龐大的經濟體量寄予美麗的渴望。

目睹這一切，北京必定感到躊躇滿志，欣慰無比。一個由中國引領潮流的新世界已經或隱或現。以漢唐盛世的規模和氣勢，東山再起，在民族之林中獲得首席的尊嚴，這樣一種中華復興美夢似乎正向北京頻頻招手，也使許多國人的愛國之情油然而生。這些美景自然為即將到來的國慶增色不少。然而，儘管中國地平線上的靚麗之處不少，令北京無法釋懷的煩心事也接踵而來，使喜慶的氣氛罩上一層陰影。

首先，最令北京頭痛的是，在最需要韜光養晦，獲得世界諒解、寬容和接納，以便順利晉升為世界經濟體的老大之時，卻因對世界舞台中心地位的過於高調的志在必得，過度宣揚中國模式的優越和厲害，驚醒了世界老大。本來就因雙邊貿易中長期赤字而憤憤不平的美國，現在強硬要求中國盡快對等開放經濟、金融、貿易等領域。換句話說，今後中國的大門對美國開放多大，美國的大門對中國也將開放多大。作為中國最大出口市場和高科技產品主要來源的美國，決定不再容忍中國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獲得對美貿易的單邊優惠，為此不惜發起貿易戰。儘管中國嚴厲譴責美國倒行逆施，推行單邊貿易保護主義，反對全球化的歷史潮流，但美國的底牌是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所謂的「三零原則」，並有立即執行的實力。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以身作則，市場開放程度其實已經接近於「三零原則」，以至於美國中西部製造業地區已因空心化而形成「鐵鏽帶」。面對當地居民因失業而陷於困苦，佔盡美國各種好處的各國自然也看在眼裏，對美國要求對等開放雖有怨言，但並不準備結成攻守同盟，聯手圍剿美國。說實在，對這樣的世界最大的開放性市場加以圍剿，對全世界都沒有甚麼好處。

更何況，中國儘管努力爭當全球化的新旗手和新衛士，卻並不可能對等實行「三零原則」，代替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進口市場。中國反而高調聲明，本國市場開放的速度和幅度容不得別人說三道四，動用國家補貼推行產業政策是中國的發展權，也容不得別人侵犯。於是，中美貿易戰逐步升級，並向非經濟領域延伸。這對急需營造喜慶氣氛的北京來說，自然有說不出的苦衷。

其次，本來北京以為一切盡在操控之中的香港，在回歸二十多年後，忽然爆發聲勢浩大的「反送中」（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且不斷升級、發酵。事態發展清楚表明，香港民間對北京的法制誠信抱有重重戒心。這使「一國兩制」的可行性備受考驗，台灣的統戰前景也蒙上濃黑的陰影。如果香港和台灣的民心大陸漸行漸遠，對喜慶氣氛的營造無疑是雪上加霜。北京過去一直深信，用錢能解決的就不算問題，輕視了制度改革和誠信的重要。鄧小平對李嘉誠擲地有聲的誓言，人們記憶猶新：香港制度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更沒有變的必要。這個對話視頻傳遍世界，給香港和各國民眾以巨大信心。既然五十年之後，香港現行制度都沒有變的必要，那麼，如果北京最終目標是「一國一制」的話，從邏輯上說，變的自然是北京本身的制度。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來，北京在對香港實行經濟懷柔政策的同時，在政治上愈益加強控制，強調「全面管治權」，政制改革沒有同步向前推進，包括土地房

屋、青年向上流動等社會深層矛盾愈益加深，引起廣大市民強烈不滿。由此可知，如果北京以為可以維持本身的制度不變，漸進改變香港制度，以圖實現「一國一制」的話，局面是隨時可能失控的，除非坐看香港失去獨立關稅區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不顧，動用武力鎮壓示威活動。如此看來，只知一味地經濟懷柔，拒絕本身制度向民主和市場制度靠攏，不但為人輕蔑，也是無法持久的。

由此使人聯想到「一帶一路」的長期效果。北京之所以將視線轉向亞非拉，本來是想與「窮兄弟」抱團取暖，以便在各種世界組織中獲得奧援，獲得原材料和出口市場。然而，「窮兄弟」欲壑難填，隨時可以倒戈；況且他們並非高端產品的製造和出口場所，更非這類產品的主要消費市場。中國關心的高科技創新靈感，幾乎都來自歐洲、日本，特別是美國；中國產業升級如果成功，其目標出口市場也只能是富庶而消費層次較高的歐、美、日等國。中美貿易戰的逐步升級是否會導致中國與發達國家高科技信息的全面脫鉤，進而使其產業升級的宏大計劃受阻？所有這些，北京也不得不鄭重思量。

雖然黨國體制可以動員民眾，一致對外，共克時艱，但如果餐桌上的食品日益匱乏，失業率增高，科技進步變慢，人民幣貶值，「窮兄弟」的索取卻愈來愈多，本國民眾遲早會提出質疑：作為全球化的新旗手，為何中國就不能接受「三零原則」作為自由貿易的理想目標，放棄不對等開放的舊思維？改革開放的最終目標，難道竟是為了不惜代價加固黨國體制，以至於置普通百姓的福祉於不顧？這和文革中提出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愚蠢口號，有甚麼兩樣？

如果將視線轉向國內的話，煩心事同樣層出不窮。國內利益格局之畸形，房價收入比之離譜，貧富之懸殊，城鄉二元結構之日益固化，環境污染之普遍，都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只要提起這些話題，中國模式就黯然失色。作為對策，北京卻不敢選擇擴大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開放報禁，擴大言論自由的空間，用強大的民意去監督、抑制權貴的特權和腐敗行為，只能進一步加強黨國體制；通過修憲，將本來已經逐漸退居幕後、重在務虛和意識形態的黨再次推到前台，直接指揮一切；同時不斷增加維穩費用，管控網絡言論，封殺敏感話題等等，企圖用「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不計成本地穩住局面；還推出各種違反經濟規律的「底線論」，使人懷疑，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所體現的、讓市場決定性地配置資源這一莊嚴許諾，是否已經事實上作廢？

上述種種動向，和民眾對改革開放的長期預期產生極大的反差。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化仍是中國的改革目標嗎？人們不免疑竇叢生。民營企業老闆對能否保全自己的財產心有餘悸，知識份子對言路漸閉、無從為國建言獻策憂心忡忡，農民工對城市將他們視為驅趕對象的「低端人口」深有怨恨，遭到暴力拆遷的市民和農民也有太多的不滿和委屈；官員則覺得既然動輒得咎，不如觀望怠工，敷衍了事。民眾明知清談誤國，卻只能一味擊鼓傳花，互相

推諉。形容全國猶如一堆乾柴，可被星星之火隨時點燃，可能並不為過。在國慶七十周年前夕，國內外呈現如此局面，而且各種麻煩正在長期化、尖銳化，北京是否感到一陣陣的秋涼呢？

二 中美貿易戰的焦點既非赤字，也非文明衝突

四十年來的改革開放，確實帶給中國巨大成就。但是，歸納成就的性質，與其說是制度性的，不如說大多是物質性的。幾億人脫貧了，廣大人民物質生活改善了，中國的綜合國力增強了。然而，以制度革新的幅度衡量，迄今為止，北京取得的成就十分有限，有些領域甚至發生制度性倒退。楊小凱所說的「後發劣勢」開始發作^①。後發劣勢其實和後發優勢是一體兩面：先進國家為了取得物質上的進步，不得不進行一系列制度和觀念上的變革，後進國家卻可以奉行拿來主義和模仿主義，因而可以繞過常常是很痛苦、很劇烈的制度和觀念領域內的變革，而取得同樣的物質性的成就。只是這樣一來，許多過時的制度和觀念也就頑固地存留下來。北京顯然認為，既然政府主導的、引入某些市場因素的現行體制已使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說明這種體制對經濟增長而言具有顯著的優越性，何不將這種體制進一步發揚光大，以便繼續彎道超車，盡速佔據世界舞台的最中央位置？然而，世界上的主要發達國家並沒有準備好接受一個黨國體制國家來指引下一輪的全球化。中國和發達國家雙方的疑慮和矛盾日益增長，引起一些國人的發問：這是一場種族衝突嗎？這是一次文明衝突嗎？這是美國要阻止中國的崛起嗎？

中美貿易摩擦其實早已發生，以往中國會提出通過大筆採購美國農產品、飛機和其他大宗產品，大幅縮小與美國貿易中的赤字，以緩解矛盾。歷屆美國總統對接納中國的類似提議雖然愈來愈勉強，最後還是出於對中國的善意而接受。然而，這次美國一反常態，一再拒絕中方的誘人方案，不斷施加壓力，要求中國改變一系列的制度和法律，等於要求對等開放。這意味着中國要放棄自己的某些制度優勢，例如可以利用政府控制的市場換取技術和知識產權，可以維持國營經濟的主導性，可以堅持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所有制，以及可以單邊控制信息和網絡等等。要北京對這些違反自由貿易規定的制度安排忍痛割愛，自然難以下手。可是，美國的對等開放要求並非完全是無事生非。畢竟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自己同意以十五年時間完成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掐指算來，至今已近二十個年頭。在十八大上，北京自己也高喊，要讓要素市場盡快發育，以便由市場決定性地配置要素。這說明北京自己也認識到，除非資源決定性地由市場配置，否則中國的經濟體難以被人稱為真正的市場經濟。如今，這種猶在耳畔的聲音卻變得愈來愈微弱，被冒出的各種「底線論」強力淹沒。

可是，要素市場只要一天發育不出來，也就意味着政府一天仍在決定性地配置各種基礎資源。要世界發達國家承認這種政府主導的經濟體制為市場經濟，並在貿易中給予市場經濟地位，也就等於要人家指鹿為馬。這些國家畢竟不像亞非拉的一些窮國，容易為金錢左右而唱出北京願聽的曲調。中國公開宣布，要動用政府補貼，強力推行產業政策，正好送給歐、美、日現成的口實，證明北京鐵了心要用政府力量扭曲市場對資源的配置，因而更有了對中國出口歧視和加以限制的經濟學理由。

改革開放四十年後，主要發達國家對中國經濟體制的認可如此有限，主要原因恐怕只能說北京主導的制度改革速度實在太慢。日本從1868年開始不過三十餘年的明治維新，到1905年便被列強接受為平等一員。儘管當時日本作為一個非白人國家剛剛擊潰了俄國這樣一個以白人為主的西方龐然大物，但並沒有妨礙西方發達國家欣然接受日本。日本這個儒家文明圈內的亞洲國家為了從中世紀封建社會中脫胎而出，進行的制度變革的力度和廣度是有目共睹的。

中國從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被迫走出農本社會開始計算，已經過去整整177年的漫長歲月。即使從1978年發端的改革開放算起，也已超過明治維新所用的時間。然而，不說整體的體制，僅就其經濟體制而論，被世界主要經濟強國接受的日子仍遙遙無期。一個自稱市場導向是其改革方向，並一直以龐大的市場為誘餌的國家，對發達國家盡早承認自己的市場經濟地位自然是夢寐以求。令人難堪的是，在整整四十年之後的今天，歐、美、日這些運作市場經濟的真正老手卻一再聯合起來，拒絕中國的要求，確實令北京有些臉上無光。

難怪，不但一些國人認為中美之間的貿易戰不啻為一次當代的文明衝突，或是一次當代的種族衝突，連美國國務院中身居要責的官員斯金納(Kiron Skinner)也有類似的看法^②。當然，她因嚴重失言，最近已黯然離去。其實，不同文明，不同種族，不同宗教，只要經濟體制相近，國家間是可以和平相處，互通有無，甚至結為盟友的。從文明傳承來看，南韓和日本顯然屬於儒家文明圈；從種族構成來看，兩國都不屬於高加索人種。然而，儘管文明傳承和種族構成與歐美顯著不同，但由於經濟體制和歐美相近，兩國為歐美完全接受。南韓成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日本更是七大工業國組織(G7)的主角，自然是OECD的重要成員。反過來，無論從文明、宗教的傳承，還是從種族構成看，德國和意大利為一方，英國和法國為另一方，兩者的差異並不大，卻因前者一度實施法西斯政體，後者推行自由民主政體，兩者之間爆發過血腥的世界大戰。蘇聯和美國經歷了幾十年的冷戰，但從種族構成看，同屬高加索人種；從宗教看，兩國同屬基督教文明圈。顯然，用文明、種族、宗教都不足以解釋上述跨種族、跨文明、跨宗教的友好關係，更不能解釋同一文明、同一種族、同一宗教內的血腥衝突。

三 黨國體制能和良性全球化相洽嗎？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前中國奉行斯大林模式，即一黨集權和中央計劃經濟體制。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M. Nixon)訪華，與中國達成政治諒解，中美聯手組成反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聯合陣線。文革結束後，遵照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對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設想，淡化黨的作用，使之退出指揮經濟決策的第一線，政府通過大力簡政放權，擴大民間和市場的自由空間，用市場經濟體制逐漸代替計劃經濟體制。即使在「六四風波」之後，北京也重申這一經濟和政治願景，並在農村開始推動村民的民主選舉和民主管理。北京以此昭示世界，中國將從基層做起，由村到鎮，由鎮到縣、到省市，再到中央一級，自下而上，逐步推行民主選舉，最後實行全國普選。這種願景使發達國家抱持希望，認為先經濟市場化、後政治民主化這條「東亞道路」也許能使中國走出一黨專政的體制，因而願意給予中國某種諒解和寬限，在貿易和投資關係上也樂於作某些讓步。但2015年，學者福山、青木昌彥與時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談話公布後^③，北京在經濟和政治體制上的設想已經變得清晰，黨國體制才是北京今後的選擇。

這本來是中國的內政，其他國家不好說三道四。然而，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普通的發展中國家，它的一舉一動對世界有着深刻影響。時代也不同了，隨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各國利益錯綜複雜，交融一體。中國這樣舉足輕重的國家，即使是一項看來純粹的國內制度選擇，也會深刻影響全球化的進程。可是，全球化本身有良性和惡性之分^④。重商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基於國家主義之上的保護主義、基於幼生工業理論之上的進口替代戰略等錯誤，曾經將許多國家引向惡性全球化，甚至引致血腥的世界大戰。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在美國主導下，二戰後建立一系列國際機構，例如聯合國協調各國的政治分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調各國的貨幣政策，世界銀行協調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WTO協調各國的貿易糾紛。後三個國際組織旨在避免各國在貨幣、貿易和經濟層面的惡性競爭，明確反對國家主導的保護主義、產業政策，促進基於市場原則的國際分工和私人企業之間自由貿易。

蘇聯因反對私人企業和市場原則，退出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另組經濟互助委員會(經互會)，以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和國家所有制為分工的基礎，結果自然因違反經濟規律而告失敗。美國主導的基於市場原則的GATT卻大獲成功，並順利升級為WTO。由於前蘇聯加盟國、東歐國家以及中國的紛紛加入，WTO成為真正覆蓋全球的貿易組織，中國則成了WTO最大的受益國。在這些國際機構的協調下，不但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戰，德國和日本這兩個奉行過軍國主義的戰敗國，也因獲得和平成長的空間而成為現行國際秩序的棟樑。這說明現行世界秩序有足夠的彈性，讓願意奉行市場原則的國家順

利發展，不像在 1945 年之前的世界秩序下，需要借助重新瓜分世界的戰爭，才能使新興國家獲得發展的空間。

WTO 得以成功而經互會慘遭失敗，這段歷史包含極為慘痛的教訓。計劃經濟的本質特徵就是政府壟斷，並決定性地配置所有的資源，這是和 WTO 的原則格格不入的。改革開放以來，北京放鬆的只是對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的壟斷和配置，卻沒有放鬆對生產要素的壟斷和配置。換言之，中國目前的經濟體制與發達市場經濟體的最大區別，仍然是要素的配置機制。在發達國家中，不但所有的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由市場配置，而且所有的要素也由要素市場配置。所有要素可以自由買賣和自由流動，理由很簡單：只有允許要素自由買賣，才能形成要素的市場價格；只有允許要素自由流動，要素才能為實現自身的較高價值而流向出價較高的領域和方向。當所有的要素都能為了實現自身較高價值而和其他要素自由組合時，經濟體也就實現了較高的總體價值。所以，要素的自由買賣和自由流動是要素市場發育的前提。所謂經濟全球化，無非是讓除了勞動之外的所有要素在全球範圍內自由買賣和流動，讓它們自由結合，以產生全球的最大經濟產出。

對此，北京作為 WTO 框架下的全球化最大受益者，在各種國際場合也是如此大聲疾呼的，要求各國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允許要素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和交易。可是，北京在國際場合頻頻發出如此呼籲是一回事，目的也許是對逐漸關門的美國施壓，在國內卻對阻礙要素自由買賣和自由流動的制度頗為留戀，一再用不能觸動的「底線論」加以捍衛。這也是為何四十年來，儘管中國獲得百年不遇的發展良機，城鄉二元結構卻反而固化了，原因便在於中國推行制度性的城鄉二元結構，其兩大支柱就是戶籍制度和現行土地制度。

戶籍制度嚴重阻礙了城鄉統一的勞動市場的發育。在這種制度下，農民工喪失了在打工地定居的權利。農民工大多無法和配偶生活在一起，而且無法和子女團聚。作為中國基礎設施建設和勞動密集型企業的主力的農民工，實際上處於妻離子散的境遇之中。更令人扼腕不平的是，作為所謂的「低端人口」，他們在年老體衰之時，往往處於各種壓力之下，只能返鄉養老，使農村老弱病殘婦的人口不斷循環再生。戶籍制度又使農民成為二等公民，他們的醫保、勞保、就學、就業和失業津貼等待遇和城市居民不可同日而語。

現行土地制度的危害更大，政府對土地制度的失敗也有更多的忌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所有農地不准買賣，也就違反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十九大以後，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的三權分置被視為土地制度改革理論基礎。所謂「三權分置」，是指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村民憑着集體成員身份，可以獲得土地承包權和經營權，並有權在承包期內將經營權向非集體成員或公司轉包。這一理論其實毫無新意。早在 1980 年代後期，政府就提倡土地向「種地能手」流轉，以期土地的使用效率逐漸提高，現代農場應運而生。三十多年後重新審視這一政策，發覺政策預期完全失敗，

理由很簡單：既然憑集體成員身份能免費獲得土地，為何要放棄土地承包權？土地屬於集體所有，主動歸還土地者得不到任何補償，又有誰會歸還？於是，各家各戶的最佳選擇是，留下老弱病殘婦，承包土地，以便年輕力壯者進城打工。這是鄉村破敗、地塊細零、農場規模狹小、農業喪失內在活力、農村人均收入與城市差距愈趨擴大、城鄉二元結構日益固化的根本原因。

不但勞動市場和土地市場是扭曲的，資本市場也因以下的原因被高度扭曲。首先，國內投資決策者並不能得到政府控制之外的信息。各國普遍使用的谷歌(Google)、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互聯網社交媒體，北京是禁用的；各國的報刊也不能隨便在中國發行。這就使投資者很難知道與中國有關的負面消息，從而只能作出扭曲的投資。其次，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成外匯。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無法迅速抓捕國際上的投資機會，影響資本的全球流動和自由組合。在黨國體制下，一切企業，包括民營企業，必須建立黨組織。在黨領導一切的規定下，當中國企業企圖融入到國際分工中去，偏偏黨的利益和商業利益發生衝突時，它們應該服從商業利益，還是黨的利益呢？這種問題在國內是不准討論的，但無法阻止國際社會的疑問和質詢。

和德國、日本在二戰後決心放棄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選擇完全融入現行國際秩序不同，北京卻下定決心，要用黨國體制，按照國家主義的路線，來完成為摘取世界老大的冠冕而必須攀登的最後征途。如果北京成功的話，今後的世界秩序自然將由北京主導。問題是，奉行國家主義和黨國體制的北京將為世界規劃何種新的秩序呢？這種秩序能為世界帶來科技的持續進步和經濟的持續繁榮嗎？今日世界經濟的老大、信奉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的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做好這種準備了嗎？如果他們沒有做好準備，今天的老大會輕易讓位於志在必得的明日老大嗎？基於不同制度之上的分歧會發展成「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式的對抗性局面嗎？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會再一次面臨惡性全球化嗎？冷戰會再一次降臨嗎？

四 小結

本文提出上述這些問題，並非無病呻吟，而是基於歷史的沉痛教訓。幾百年來的全球化不時走入歧途，前有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最終引起血腥的兩次大戰，後有長達幾十年的冷戰，人類分為你死我活的兩大陣營而對峙，給各國帶來無窮的災害和痛苦。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自然是體會到地球太小，各民族擁有的資源和技能分布太不均勻，只有和衷共濟，互相提攜，才能共享世界和平與繁榮，避免重蹈戰爭或相互對峙的覆轍，這種願望應該受到表揚和肯定。

然而，人類社會中多得泛濫的正是各式美好的口號，缺少的恰好是符合經濟—社會規律，而且被證明行之有效的經驗和規則。從涵蓋幾乎一切國家

的WTO的寶貴經驗可看出，以民營企業為微觀基礎，以自由貿易、要素自由流動為原則，全球化才會是良性的，不會蛻變為各方割據、激烈爭奪的勢力範圍之間的對抗。

全球化要達致良性發展，除WTO規則外，關鍵在於嚴格防止人口眾多、幅員廣大的國家為一國之私，通過向各國企業關閉本國市場，然後不惜追加國家巨額補貼，定向培育本國企業，讓它們安全獨享本國市場上規模報酬遞增的巨大潛力，待它們迅速發育為商業巨人後，奉命到世界市場四處出擊，以低廉價格輕鬆擊潰各國同類企業，達到彎道超車，實現經濟霸權。如果允許某個大國如此，其他大國自然紛紛跟進，世界又將成為割據的爭霸戰場，良性全球化必將迅速成為明日黃花。

有了歷史教訓，各國必然眼睛雪亮，不會只看一國的和平宣言，而要兼顧該國客觀上是否具有這種潛力，是否正在通過國家力量，力圖窮盡這種潛力。中國在WTO下成為最大的受益者，接連追上英、法、德、日等國，迅速成為世界老二，說明現行國際經濟秩序有容納中國繼續上升的巨大空間。可是，北京獲益後，並不急於實施WTO的對等開放原則，反而決定加固黨國體制，制定宏大的產業政策，同時遲遲不讓要素市場決定性地配置資源，以便政府得以繼續主導資源配置，使國家主義可以順利推行。對此，其他民族遲早會問，一個漠視WTO的對等開放原則的民族，會將全球化帶往何方呢？在一個全球化空前深入的時代，北京是否意識到，自己向世界頻頻送出的國家主義信號，和自己提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良好願望是背道而馳的呢？

註釋

① 參見〈後發優勢VS後發劣勢——林毅夫與楊小凱理論之爭〉，百度文庫，<https://wenku.baidu.com/view/c521f484b9d528ea81c7796f.html>。

② 斯金納的觀點，參見Steven Ward, "Because China Isn't 'Caucasian,' the U.S. Is Planning for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at Could be Dangerous", *Washington Post*, 4 May 2019, 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19/05/04/because-china-isnt-caucasian-us-is-planning-clash-civilizations-that-could-be-dangerous/。

③ 福山問：「不知中國的憲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法治〕，並司法獨立。」王岐山答：「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黨的領導之下進行。這就是中國的特色。」福山和王岐山的對話全文，參見德地立人記錄、整理：〈與岐山聊歷史——記王岐山與福山、青木的會見〉（2015年5月14日），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實踐與文本」，<https://ptext.nju.edu.cn/c7/70/c12224a247664/page.htm>。

④ 關於全球化的惡性和良性之分，參見文貫中：〈重新審視產業政策〉（2019年1月17日），FT中文網，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1081?archive 一文中更詳細的討論。